

『古小読鉤沈』校本：六般芸小設

著者	中嶋 長文
雑誌名	神戸外大論叢
巻	46
号	6
ページ	1-25
発行年	1995-11-30
URL	http://id.nii.ac.jp/1085/00002096/

『古小説鉤沈』校本

六

殷芸小説

魯迅
中島長文校輯

小説 鉤沈一三三條、新附二七條、凡一六〇條

1 齊(一)臨城東有蒲臺(二)、秦始皇所頓處。時始皇在臺下(三)、繫蒲以繫馬(四)、至今蒲生猶繁(五)、俗謂之『始皇蒲』。始皇作石橋、欲過海觀日出處(六)。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(七)、石去不速(八)、神人輒鞭之(九)、皆流血、至今悉赤(一〇)。陽城山上石皆起立東傾(一一)、如相隨狀(一二)、至今猶爾。秦皇於海中作石橋。或云、『非人功所建、海神爲之豎柱』。始皇感其惠、乃通敬於神、求與相見。神云、『我形醜、約莫圖我形、當與帝會。』始皇乃從石橋入海三十里、與神人相見。左右巧者潛以腳畫神形、神怒曰、『速去。』卽轉馬、前腳猶立、後腳隨崩、僅得登岸。

校記 出三齊要略。原本說郛二十五（小説1）。*廣記四百八。*紺珠集二（15・18）。○類說四九1・15。會稽三賦注。なお元になった「三齊要略」ないし「三齊略記」は『水經注』（河水・濡水）、御覽、廣記等に引用される。輯

校『小説』は古小説鈎沈の後、余嘉錫「殷芸小説輯證」（以下余氏と略稱し、その通し番號を參考までに附記する。一九六三・中華書局『余嘉錫論學雜著』上冊。なお『說郛』、『類說』等に附される番號も、それぞれまとめて引用するテキストの通し番號である。）および唐蘭「輯殷芸小説并跋」（以下唐氏と略稱。『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』一九五〇。一九六七・香港龍門書店影印）、周楞伽輯注『殷芸小説』（以下周氏と略稱。一九八四・上海古籍出版社）がある。余氏¹。唐氏²。周氏¹。

御覽一六二引三齊記曰、蒲臺高十八尺、始皇所頓處、臺下繫蒲繫馬、今蒲猶繫也。

又三五〇引三齊略記曰、富平城、孝明帝時改爲厭次、比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、高丈八、秦始皇所頓處、時在臺下繫蒲繫馬、夾道數百步、到今蒲生猶繫馬、蒲似水楊、而勁堪爲箭。

又九五七引三齊略記曰、鬲城東南有蒲臺、高八丈、始皇所頓處、在臺下繫馬、至今蒲生猶榮、似水楊而堪爲箭。

又九九九引三齊略記曰、葦城東南有蒲臺、秦始皇東遊海上、於臺下繙音煩蒲繫馬、至今歲歲蒲生、榮委猶若有繫狀、似水楊、可以爲箭。

海錄碎事五又引三齊記曰、蒲臺在城南、始皇所頓處。在臺下繫蒲繫馬、今蒲猶繫者。

御覽四引三齊略曰、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、欲過海看日出處、有神人、驅石去、不速、神人鞭之、皆流血、今石橋猶赤色。

又五一引三齊略記曰、始皇作石塘、欲過海看日出處、時有神人驅石下海、石去不速、神輒鞭之、皆流血、至今石悉赤。陽城山盡起立、巖巖東傾、狀如相隨行。事具神部。

又八八〇引三齊略記曰、始皇作石橋、欲過海觀日出處、于時有神人、能驅石下海、城陽一山石盡起立、巖巖東傾、狀

似相隨而行。云、石去不速、神人輒鞭之、皆流血、莫不悉赤、至今猶爾。

廣記二九一引三齊要略云、秦始皇作石橋、欲過海、觀日所出處。傳云、時有神能驅石下海。陽城十一山、今盡起立、巖巖東傾、如相隨行狀。又云、石去不速、神人輒鞭之、皆流血。石莫不悉赤、至今猶爾。秦皇於海中作石橋。或云、非人功所建、海神爲之豎柱。始皇感其惠、乃通敬於神、求與相見。神云、我形醜、約莫圖我形、當與帝會。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、與神相見。帝左右有巧者、潛以腳畫。神怒曰、帝負約、可速去。始皇即轉馬、前腳猶立、後腳隨崩、僅得登岸。

御覽七五〇引三齊記略曰、秦始皇求與海神相見。神云、我形醜、約莫圖我形、當與帝會。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、左右有巧者、潛以腳畫神形。神怒帝負約、乃令帝速去。始皇即馬前腳猶立、後腳隨陷、步僅得登岸、畫者溺死。

又八八二引三齊略記云、始皇於海中作石橋、海神爲之豎柱。始皇感其惠、求與相見。海神荅云、我形醜、約莫圖我。乃從石塘三十里相見。左右巧人以腳畫其狀。神怒曰、帝負我約、速去。始皇轉馬還、馬腳獨立、後腳隨崩、僅得登岸、腳畫者溺於海死。

(一)「鬲城」廣記引作「南城」、誤。紺珠集作「歷城」。○類說亦作「鬲城」、但無「齊」字。紺珠集「臺」作「全」字。(二)〇以上二句十二字、紺珠集作「世傳秦始皇嘗過比」八字。類說亦同、但無「嘗」字。(三)〇明鈔說郭無「以」字。(四)〇類說紺珠集12引至比爲止。廣記「榮」作「榮」。(五)已上亦見廣記四百八。紺珠集引無末句。○廣記引「始皇」上有「秦」字。(六)〇類說15・紺珠集18俱無「處」字。(七)〇類說・紺珠集俱無「時」「人」字、又「下」字皆作「入」字。(八)〇類說15無「石」字。(九)紺珠集引作「神人鞭之流血石皆赤色」。○類說亦同。(一〇)〇類說「陽城」作「城陽」、會稽三賦注亦同。「山上」類說・紺珠集・會稽三賦注皆作「等山」。明鈔說郭作

「十一山」。又「皆」作「盡」、無「立」字。(一一)已上亦見紺珠集二、末作「有趨赴之狀」。○亦見類說15・會稽三賦注。末亦同。(一二)○「豎」鉤沈本作「豎」、手稿不誤、今依手稿・說郭改。

2 秦始皇時、長人十二、見於臨洮、皆夷服、於是鑄銅爲十二枚以寫之。蓋漢十二帝之瑞也。

校記 廣記一百三十五。○裨史彙編一六四。余氏2。唐氏3。周氏2。

3 滎陽板渚津原上有厄井、父老云、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也、爲雙鳩所救。故俗語云、「漢祖避時難、隱身厄井間、雙鳩集其上、誰知下有人。」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。或起於此。

校記 說郭二十五(2)。廣記一百三十五。○裨史彙編一六七。古謠諺五七引廣記。經籍佚文又引廣記・古謠諺。余

氏3。余氏曰、事見御覽九百二十一引地理志、文有異同。長文案、御覽一八九引郡國志堯井、亦同話之一也。」唐氏4。周氏3。

(一)○「板渚津」廣記作「南」一字。(二)○廣記無「也」字。(三)○「井」廣記黃刻本作「此」字、古謠諺・經籍佚文皆依黃刻本。(四)○廣記引無「或」字。

4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、「吾遭亂世、當秦禁學問、生不讀書、又不自喜、謂讀書無所益。洎踐阼以來、時方省書、乃使人知之者作之、追思昔所行多不是。」又云、「堯舜不以天下與子、而與他人、此非爲不惜天下、但子不中立耳。人有好牛馬、尙惜、況天下邪。吾以汝是元子、早有立意、兼羣臣咸稱、如有汝友四皓、吾所不能致、而爲汝來、自爲汝大事也。」

今定汝爲嗣。』又云、『吾生不學書、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、以此故不大工、然亦足自解。』今視汝書、猶不如吾、汝可勤學習。每上疏宜自書、勿使吏人也。』又云、『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候、吾同時人、倍年於汝者、皆拜、并語汝諸弟。』又云、『吾得疾遂困、以如意母子相累、其餘諸子皆足自立、哀此兒猶小也。』

校記 出漢書高祖手敕。說郛二十五(3)。○古文苑一○「漢高祖手勅太子」引同文。余氏曰、漢書實無此敕、續談助本有晉明帝啓元帝、亦只注云晉敕、則此條書字自是淺人妄增、今刪去。古文苑卷十錄此文、不著出處。章樵注云、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、固自注、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、此篇或居詔策之一。其說是也。但古文苑爲宋人所輯、其時高祖傳已亡、蓋卽自小說錄出也。諸家注漢書者皆不引此、殆疑其非真、不知已先見梁人書中矣。」全漢文一。余氏4。唐氏5。周氏4。

(一)○古文苑無「問生不讀書又不」七字。(二)○古文苑無「所」字。(三)○「方省」二字、鉤沈本作□、明鈔說郛作「方生」、古文苑作「方省」、今從余氏作「方省」。(四)○此句、古文苑作「乃使人知作者之意」。(五)○「惜」古文苑作「借」、誤。(六)○「汝」古文苑作「爾」。(七)○「如有」涵芬樓本明鈔說郛、古文苑俱無此二字。(八)○此句古文苑作「爲可任大事也」。(九)○古文苑「解」字上有「辭」字。(一〇)○古文苑無「吏」字。(一一)○古文苑「汝」上有「於」字。(一二)○古文苑「子」作「兒」、「足自立」作「自足立」。

5 高祖初入咸陽宮、周行府庫、金玉珍寶、不可稱言。其尤驚異者、有青玉九枝燈。高七尺五寸、下作盤龍、以口銜燈、燈然則鱗皆動、爛炳若列星而盈室。復鑄銅人十二枚、坐皆高三尺、列于筵上、琴瑟笙竽、各有所執、皆點綴華彩、儼若生人。筵下有二銅管、上口高數尺、出筵後、其一管空、一管有繩大如指、一人吹管、一人約繩、則琴瑟笙竽等皆作、與

眞樂不殊。^(一)有琴長六尺、安十三絃二十六徽、用七寶飾之、銘曰『璫璵之樂』。^(二)玉笛長二尺三寸、六孔、^(三)吹之則見車馬山林、隱嶙相次、^(四)吹息則不復見、銘曰『昭華之管』。^(五)有方鏡、廣四尺、高五尺九寸、表裏有明。直來照之、影則倒見。以手掩心而照之、^(六)則知病之所在、見腸胃五藏、歷然無礙。又女子有邪心、則膽張心動。始皇常以照宮人、膽張心動者則殺之。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、羽併將以東、後不知所在。

校記 出西京雜記上(四部叢刊本三)。說郛二十五(4)。*紺珠集二(20)。○*類說五九20。余氏5。唐氏6。周氏5。

- (一)○今本雜記「九」作「五」。(二)○雜記此句作「作蟠螭」。(三)○涵芬樓本說郛「然」作「燃」、又「鱗」下有「甲」字、雜記亦同。(四)○雜記「爛」作「煥」。(五)○雜記「瑟」作「筑」。(六)○雜記無「點」字。(七)○雜記「管」下有「內」字。(八)○雜記「二人」上有「使」字、「管」上有「空」字。(九)○雜記「約」作「紐」。(一〇)○雜記「琴瑟笙竽等」作「衆樂」。(一一)○此句涵芬樓本說郛作「雖眞樂不如」。雜記「不殊」作「不異焉」。(一二)○紺珠集二引此二句。○紺珠集·類說均作「琴以七寶飾之、名璫璵之樂」。雜記與鈞沈同、但「用」上有「皆」字。(一三)○雜記「笛」作「管」。(一四)○雜記作「二十六孔」。(一五)○雜記「嶙」作「麟」。(一六)○雜記「管」作「琯」。(一七)○雜記「直」上有「人」字。(一八)○雜記「掩」作「捫」、又「照之」作「來」。(一九)○雜記除「則」字以外無此句五字。

6 文帝自代還、有良馬九疋、一名『浮雲』、一名『赤電』、一名『絕羣』、一名『逸驃』、一名『飛燕』、一名『綠驄』、一名『龍子』^(四)、一名『麟駒』^(五)、一名『絕塵』^(六)、號九駿。有求宣能御馬、代王號爲王良、俱還代邸。

校記 出西京雜記〔四部叢刊本二〕。說郛二十五〔5〕。○余氏7。唐氏7。周氏7。

(一) ○今本西京雜記此句下有「皆天下之駿馬也」七字。(二) ○「飛燕」雜記作「紫鸞」。 (三) 「綠螭」涵芬樓本作「綠螭」、雜記作「綠螭」。 (四) ○涵芬樓本作「龍駒」。 (五) ○「麟駒」涵芬樓本作「麟駒」。 (六) ○雜記作「號爲九逸」。 (七) ○涵芬樓本作「有求最能馬」而脫「御」字。雜記作「來宣」而無「馬」字。

7 漢武帝嘗微行、造主人家。家有婢國色、帝悅之、仍留宿、夜與主婢臥。有一書生、亦寄宿、善天文、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、書生大驚、連呼咄咄、不覺聲高。仍入、見一男子持刀將欲入。聞書生聲急、謂爲己故、遂縮走去。客星應時而退。如是者數遍。帝聞其聲、異而問之。生具說所見。帝乃悟曰、「此人必婢嬭、將欲肆其凶惡于朕。」仍召集期門羽林、語主人曰、「朕天子也。」於是禽拏問之、服而誅。後帝嘆曰、「斯蓋天啓書生之心、於扶祐朕躬。」乃厚賜書生。

校記 出幽冥錄。說郛二十五〔6〕。○余氏8。唐氏8。周氏8。『唐開元占經』八三引、參看鈎沈『幽明錄』27。同話は『廣記』一六一。

(一) ○「國色」上涵芬樓本有「有」字。(二) ○「座」涵芬樓本作「星」。(三) ○「入」涵芬樓本作「又」。(四) ○「期」鈎沈本空一格、今據涵芬樓本補。廣記亦作「期」。(五) ○「蓋」余氏作「乃」、恐誤。鈎沈脫「之心」二字、今據涵芬樓本・廣記補。(六) ○涵芬樓本「於」作「以」、「祐」作「佑」。

8 武帝時、長安巧手丁緩者、爲恆滿鏡、七龍五鳳、雜以芙蓉蓮藕之奇。又作臥褥香爐。一名被中香爐。本出房風、其法後絕、至緩始更爲之。機環運轉四周、而爐體常平、可致之被褥、故以爲名。又作九層博山香爐、鏤爲奇禽怪獸、窮諸

靈異，皆能自然轉動。⁽³⁾又作七輪扇、輪大皆徑尺、相連續、一人運之，則滿堂皆寒戰焉。⁽⁴⁾

校記〔稿本欄外注云〕案出西京雜記上〔四部叢刊本一〕，今本作丁緩。說郛二十五〔6、未著出處〕。○余氏9。
唐氏9。周氏9。

(一)○雜記無此三字。(二)○「手」雜記作「工」、「緩」涵芬樓本作「綬」、下同。(三)○「恒」雜記作「常」。

(四)○雜記「機環」上有「爲」字。(五)○「致」雜記作「置」。(六)○雜記無「能」字、「轉」作「運」。(七)

○涵芬樓本「輪大」作「大輪」。雜記「輪」上有「連七」二字、句讀。雜記又「尺」作「丈」。(八)○此句雜記作「滿堂寒顫」四字。

9 孫氏瑞應圖云、『神鼎者、文質精也。知吉凶、知存亡、能輕能重、能息能行、不灼自沸、不汲自滿、中生五味。王者興則出、衰則去。』說苑云、『孝武時、汾陰人得寶鼎、獻之甘泉宮。羣臣畢賀上壽曰、「陛下得周鼎。」侍中吾丘壽王曰、「非周鼎。」上召問之、有說則生、無說則死。壽王對曰、「周德者始於天授、成於文武、顯於周公。德澤上囑於天、下漏於三泉、上天報應、鼎爲周出。今漢繼周、德顯行、六合和同、至陛下之身而逾盛、天瑞並至。昔秦始皇親求鼎於彭城而不得。天昭有德、神寶自至。此天所以遺漢、乃漢鼎、非周鼎也。」上曰、「善。』魏文帝典論亦云、『墨子曰、昔夏后啓使飛廉折金、以精神於昆吾、使翁乙灼自若之龜。鼎成、四足而方、不灼自烹、不舉自滅、不遷自行。』拾遺錄云、『周末大亂、九鼎飛入天池。』末世書論云、『入泗水。』聲轉謬焉。⁽⁵⁾

校記 廣記二百二十九。○余氏10。唐氏10。周氏10。

(一)○余氏注云、氏字原闕、據隋書經籍志補。廣記汪校語亦云、氏字原闕、據明鈔本補。廣記黃刻本已補。廣記各

本皆作「應瑞圖」、鈎沈蓋據隋書經籍志五行改。天地瑞祥志一七引孫柔之瑞應圖云、神鼎者質文精也。知吉知凶、能輕能重、能息能行、不煩自沸、不及自滿、中烟燼之氣、自然所生也。乱則藏於深山、王者興則出、襄則去也。」又和漢年號字抄引東宮切韻（引郭知玄切韻、郭書引瑞應圖）云、鼎者質文精也。如吉凶存亡輕重、能息能行、不灼而沸、不汲自自、中生五味。王者興則出、衰則去。所以桀昏遷商、紂暴遷周。「云」廣記皆誤作「六」。（二）○廣記宋抄本「自」作「而」。（三）○今本說苑十一載此語、與此少有不同。此句作「周德始產於后稷、長於公劉、大於大王」。余氏「天授」改作「后稷」、而注云、原作天授、蓋因形近而誤、今據說苑及漢書改。（四）○廣記宋抄本□作□□。說苑·漢書吾丘壽王傳「德□」作「昭德」。（五）○廣記宋抄本「飛廉」作「飛龍魚」。（六）○余氏注云、句有誤字。（七）○余氏注云、此條諸家所輯典論皆失收。（八）○余氏文末注云、案小說所引書皆注於正文之末、云出某書、此條雜引羣書、獨先出書名、與他條體例不類、恐是廣記所改。所引拾遺錄、當即王嘉拾遺記、今本無此文。

10

漢武帝過李夫人、就取玉簪搔頭。自此宮人搔頭、皆用玉簪、玉倍貴焉。又以象牙爲篋、賜李夫人。

校記 廣記二百二十九。（鈎沈稿本欄外注云）西京雜記上（四部叢刊本二）有之、無末二句。○余氏11。唐氏失收。周氏11。

（一）○余氏注云、原本闕首二字、帝作辛、考雜記作武帝、今改。」汪校語云、據明鈔本改補。廣記黃刻本已改爲「漢武帝」。（二）○「搔」鈎沈本作「檢」、而雜記作「搔」、今據雜記改。下同。余氏亦同。汪校語云、明鈔本「拴」作「搔」。談刻、黃刻本皆作「拴」。（三）○此句談刻本作「白比言人檢頭」、黃刻本作「白比宮人檢頭」、皆誤。雜記作「自此後宮人搔頭」。（四）○雜記無「簪」字。（五）○「簪玉倍」三字談刻本原闕、鈎沈從黃刻本。汪校作「爲

之」二字而云、據明鈔本補。(六)○「又」字談刻本作「夫」、鈎沈從黃刻本作「又」。末二句西京雜記卷五云、武帝以象牙爲簾、賜李夫人。

11 漢武以雜寶粧床屏帳等、設於桂宮、謂之「四寶宮」。

校記 紺珠集二(1)。海錄碎事四下。○類說四九?。余氏12。余氏云、案此出西京雜記二。唐氏11。周氏12。西京雜記三云、武帝爲七寶牀、雜寶案、廁寶屏風、列寶帳、設於桂宮、時人謂之四寶宮。

(一)○類說脫「床」「等」二字。(二)「鈎沈稿本欄外注云」海錄碎事七引作謂四寶宮也。○紺珠集「宮」作「帳」、誤。

12 成帝設雲帳、雲幄、雲幕於甘泉宮紫殿、謂之「三雲殿」。

校記 出西京雜記上(四部叢刊本一)。說郛二十五(8)。紺珠集二(2)。○余氏13。唐氏13。周氏13。

(一)○紺珠集「雲帳」二字在「雲幕」下。又無「紫殿」二字。涵芬樓本「幕」作「幕」。雜記無「宮」字。(二)○「謂之」雜記・涵芬樓本並作「世謂」二字。

13 漢成帝好燈鞠、羣臣以燈鞠勞體、非尊者所宜。帝曰、「朕好之、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。」劉向奏彈棊以獻、上悅、賜之青羔裘、紫絲履、服以朝覲。或言始於魏文帝時宮中粧奩之戲。帝爲之特妙、能用手巾角拂之。有人自言能。令試之、以葛巾低頭拂之、更妙於帝。

校記〔前半〕出西京雜記上〔四部叢刊本二〕。*紺珠集二〔3〕。*廣記二百二十八。○*類說四九3。余氏14・15。余氏云、後半出世說巧藝篇。〕唐氏12。周氏14・15。同話は『世說』巧藝篇注に引く傳玄「彈棊賦敘」、『博物志』を參照。

前一事紺珠集、類說略引云、漢成〔類作武〕帝好蹴鞠、左右以爲勞。帝曰、擇似此〔類作而〕不勞者奏之。乃作彈棊以獻。

世說巧藝篇云、彈棊始自魏宮內、用妝奩戲。文帝於此戲特妙、用手巾角拂之、無不中。有客自云能、帝使爲之。客著葛巾角、低頭拂棊、妙踰於帝。

(一)○雜記・紺珠集・類說皆「蹙」作「蹴」。(二)○「上悅」雜記作「帝大悅」。(三)〔鈎沈稿本欄外注云〕廣記所引一事出西京雜記上、劉向原作家君。○廣記引至此爲止。(四)○「特」紺珠集誤作「時」。(五)○類說引無「自言能令試之」六字。

14 魏武少時、嘗與袁紹好爲游俠。觀人新婚。因潛入主人園中、夜叫呼云、『有偷兒至。』廬中人皆出觀、帝乃抽刃刼新婦、與紹還出、失道、墜枳棘中、紹不能動、帝復大呼、『偷兒今在此。』紹惶迫、自擲出、俱免。魏武又嘗云、人欲危己、輒心動。因語所親小人云、『汝懷刃密來、我心必動、便戮汝、汝但勿言、當後相報。』侍者信焉。遂斬之。謀逆者挫氣矣。又袁紹年少時、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、少下不著、帝揆其後來必高、因帖臥牀上、劍果高。魏武又云、『我眠中不可妄近、近輒斫人、亦不自覺、左右宜慎之。』後乃伴凍、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、因便斫殺。自爾莫敢近之。

校記 廣記一百九十。○余氏18、注云、案此出世說假譎篇、本四節、此合爲一。〕唐氏15。周氏17。第四節同話は

『語林』 16。

世說假譎篇云、魏武常言、「人欲危己、己輒心動。」因語所親小人曰、「汝懷刃密來我側、我必說心動。執汝使行刑、汝但勿言其使、無他、當厚相報。」執者信焉、不以爲懼、遂斬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爲實、謀逆者挫氣矣。

(一)○「嘗」鈎沈據黃刻本作「常」。(二)○「至」世說作「賊」。(三)○世說「廬」上有「青」字。(四)○「帝」世說作「魏武」。又「乃」下有「入」字。(五)○世說「動」上有「得」字。(六)○此句世說作「復大叫云」。(七)○世說無「今」字。(八)○世說「俱免」上有「遂以」二字。(九)○世說「夜」字在「人」下。(二〇)○世說「帝揅」二字作「魏武揅之」。(二一)○鈎沈「帖」下本有「席」字、今刪。(二二)○世說「劍」下有「至」字。(二三)○世說「又」作「常」。(二四)○世說「輒」作「便」。(二五)○世說「之」作「此」。(二六)○世說「乃佯凍」作「陽眠」。(二七)○世說「小人」作「一人」。(二八)○此句世說作「自爾每眠、左右莫敢近者」。

15 魏武將見匈奴使、以形陋、不足懷遠國、使崔季珪代當之、自捉刀立牀頭。事畢、令問謀問曰、「魏王何如。」使曰、「魏王雅望非常、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。」王聞之、馳殺此使。

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九。○余氏17、注云、按此出世說容止篇。唐氏16。周氏18。同話は『語林』17。

(一)○「自」字、鈎沈排印本脫之、而稿本不脫。(二)○世說「懷」作「雄」。(三)○「當之」二字、世說無。(四)○世說句頭有「帝」字。(五)○世說「事」作「既」。(六)○世說「使」上有「匈奴」二字。(七)○世說「乃」上有「此」字。(八)○世說「王」作「魏武」。(九)○世說「馳」作「追」。

16 晉咸康中、有士人周謂者、死而復生。言天帝召見、引升殿、仰視帝、面方一尺、問左右曰、『是古張大帝邪。』答云、『上古天帝、久已聖去、此近曹明帝也。』

校記 紺珠集二(5)。○類說四九4。余氏20。唐氏17。周氏20、注云、查淵鑑類函天部天三曾引此條、至「面方一尺」爲止、謂出『晉書』、但『晉書』中未見此文。

(一)○類說以上二句作「晉周興」三字。(二)○類說引無「引」字。(三)○類說「帝」作「紫氣鬱鬱」。疑或原作「紫氣鬱鬱、面方一尺」歟。(四)○類說「云」作「曰」。(五)○類說「聖」作「陞」。(六)○類說「也」作「耳」。

17 晉明帝爲太子、時聞元帝沐、上啓云、『臣紹言、伏蒙古日沐頭、老壽多宜、謹拜賀表。』答云、『春正月沐頭、至今大垢臭、故力沐耳。得啓知汝孝愛、當如今言、父子享祿長生也。』又啓云、『沐伏久勞極、不審尊體何如。』答云、『去垢甚佳、勞不極也。』

校記 出督敕。續談助四(1)。注云、此卷並出秦漢晉宋諸帝。*紺珠集二(6)。○古文苑一〇。*類說四九6。

*丹鉛續錄四。*丹鉛雜錄五。余氏21、注云、案古文苑十有此文、蓋卽出於此。唐氏19。周氏21。

紺珠集三云、晉明帝爲太子、時聞元帝沐、上啓云、沐伏久、想勞極。不審尊體何如。答云、去垢甚佳、身不勞也。

(一)○類說無「時」。(二)(以上三句)續談助引作「晉明帝啓元帝」。○古文苑亦同。(三)○古文苑「力」作

「乃」。(四)紺珠集引無「臣紹言」至此。○類說亦同。(五)○古文苑無「伏」字。紺珠集「勞極」上有「想」字。

(六)○「何如」、類說・丹鉛雜錄皆作「如何」。(七)紺珠集引作「身不勞」。○「勞」續談助・丹鉛雜錄亦作「身」。

古文苑作「身不極勞也」。

18 凌雲臺上、樓觀極盛。⁽³⁾初造時、先秤衆材、俾輕重相稱、乃結構。⁽³⁾故雖高而隨風動搖、終不壞。明帝登而懼其傾側、命以大木扶之。未幾頽壞。

校記 紺珠集二(4)。○類說四九5。余氏19、注云、案此出世說巧藝篇、惟多刪改。唐氏18。周氏19。

世說巧藝篇云、陵雲臺樓觀精巧、先稱平衆木輕重、然後造構、乃無錙銖相負揭。臺雖高峻、常隨風搖動、而終無傾倒之理。魏明帝登臺、懼其勢危、別以大材扶持之、樓即頽壞。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。

(一)○類說無以上五字。(二)○類說「秤」作「稱」。(三)○類說無此三字。(四)○紺珠集・類說「明帝」上俱有「晉」字。鈎沈脫「晉」字、但仍置在晉明帝之項。余氏加「魏」字而注云、按晉明帝未嘗至洛陽、其誤顯然、今據世說改。余氏說是、當以此條移15之後。

19 晉成帝時、庾后臨朝、南頓王宗爲禁旅官、典管籥。諸庾數密表疏宗、宗罵言云、『是汝家門閤邪。』諸庾甚忿之、託黨蘇峻誅之。後帝問左右、『見宗室有白頭老翁何在。』答、『同蘇峻已誅。』帝聞之流涕。後頗知其事。每見諸庾道枉死。帝嘗在后前、乃曰、『阿舅何爲云人作賊、輒殺之。人忽言阿舅作賊、當復云何。』庾后以牙尺打帝頭、云、『兒何以作爾形語。』帝無言、唯大張目、熟視諸庾、諸庾甚懼。

校記 出雜語。續談助四(2)。困學紀聞十三。○余氏22、注云、案隋書經籍志有雜語三卷、不著撰人名氏。唐氏20。周氏22。同話は『語林』71。

困學紀聞十三云、按殷芸小說、晉成帝時、庾后臨朝、諸庾誅南頓王宗。帝問南頓何在。答曰、黨峻作賊、已誅。帝知

非黨、曰、言舅作賊、當復云何。庾后以牙尺打帝頭、云、兒何以作爾語。帝無言、惟張目熟視、諸庾甚懼。

(一)○「爲」鈎沈本作「謂」、續談助各本皆作「爲」、今依改。(二)紀聞引有「頭」字。(三)○「兒」續談助各本俱作「鼠」、鈎沈從紀聞。而余氏云、案鼠或是成帝小字。

20 宣帝問眞長、「會王如何。」劉惔答、「欲造微。」桓曰、「何如卿。」曰、「殆無異。」桓溫乃喟然曰、「時無許郭、人人自以爲稷契。」

校記 出雜記。續談助四(3)。○余氏23、注云、案隋書經籍志云、梁有雜記十卷、何氏撰、亡。唐氏21。周氏23。(一)「宣帝」案疑是宣武之疑。○鈎沈稿本無此案語、或系校訂者所加。余氏注亦云、宣帝不與劉眞長同時、當作桓宣武。(二)○余氏注云、當作會稽王、即簡文帝也。

21 簡文在殿上行、右軍與孫興公在後、右軍指孫曰、「此是噉石客。」簡文聞之、顧曰、「天下自有利齒兒。」後王光祿作會稽、謝車騎出曲阿祖之、孝伯時罷祕書丞、在坐、因視孝伯曰、「王丞齒似不鈍。」王曰、「不鈍、頗有驗。」

校記 ○鈎沈未著出處。續談助亦脫出處。出世說排調篇54。續談助四4。*類說四九17。余氏25。唐氏22。周氏25。世說排調篇云、簡文在殿上行、右軍與孫興公在後。右軍指簡文語孫曰、「此噉名客。」簡文顧曰、「天下自有利齒兒。」後王光祿作會稽、謝車騎出曲阿祖之。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、謝言及此事、因視孝伯曰、「王丞齒似不鈍。」王曰、「不鈍、頗亦驗。」

余氏世說箋疏云、嘉錫案、「噉名客」與「利齒兒」、語意不甚可解。名既不可噉、且噉名亦何須利齒。若謂簡文此語爲

指右軍言之、則右軍僅寥寥一語、未可便謂之「利齒兒」。考宋曾慥類說四十九載『殷芸小說』引『世說』作「右軍指孫曰、『此是啖石客。』」簡文曰、『公豈不聞天下自有利齒兒耶。』」夫簡文既稱右軍爲公、則不得復呼之爲利齒兒、益知此語不爲右軍而發。蓋道家有啖石之法、右軍以興公善於持論、然多強辭奪理、故戲之爲啖石客。簡文聞之、便解其意、因答言彼齒牙堅利、自能啖石耳。亦以譏興公也。下文謝玄亦云「王丞齒似不鈍」、正是以右軍戲興公者譏之。後人不解啖石之義、妄改爲噉名。又以簡文語與右軍意不相干、復改右軍指孫爲指簡文語孫、於是右軍與簡文共嘲興公者、變爲二人互相嘲笑。不知使此語在簡文卽位以後、則天子也。卽在未卽位以前、亦相王也。右軍非狂誕之徒、安敢如此輕相戲侮耶。宋晁載之『續談助』卷四載『殷芸小說』引『世說』「右軍指孫曰」、指下多一「謂」字、簡文下多「聞之」二字、餘與今本同、似不如類說所引爲得其真。惟「噉名」亦作「噉石」、知今本名字、確爲傳寫之誤矣。

(一) ○鈞沈本「指」下有「謂」字、類說無「謂」字。余氏注云、談助謂字亦衍文也。今依余氏說刪之。(二) ○「噉石」、鈞沈本依粵雅堂本續談助作「噉名」。今本世說同。鈞沈稿本有加筆之跡、似名亦似石。類說作「啖石」。今據十萬卷樓本續談助改「噉石」。(三) ○類說無「聞之顧」三字。(四) ○類說「天下」上有「公豈不知」四字。又「兒」下有「耶」字。類說引至此爲止。(五) ○「祖」鈞沈依續談助作「視」、今據世說改。

22

簡文集諸談士、以致後客前客、夜坐每設白粥、唯然燈、燈暗、輒更益炷。

校記 出世說。續談助四(4)。○余氏25。唐氏22。周氏26。今本世說無此條。續談助引與21合爲一條。同話に鈞沈『俗說』8。

23 佛經以爲祛治神明、則聖可致。簡文云、『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。然陶冶之功、故不可輕。』

校記 出郭子。續談助四（5）。○鈎沈『郭子』53。余氏26。唐氏23。周氏27。同話は『世說』文學篇44。

（一）○十萬卷樓本續談助「云」作「曰」。○「輕」鈎沈本依粵雅堂本續談助作「經」、今依十萬卷樓本改。

24 簡文帝爲撫軍、所坐牀上塵、不令左右拂、見鼠行之迹爲佳。參軍見鼠白日行、以手板打殺之、意不悅。門下起彈、辭曰、『鼠被害、尚不能忘懷、今復以鼠損人、無乃不可乎。』

校記 出語林。續談助四（6）。○鈎沈『語林』90。余氏27。唐氏24。周氏28。同話は『世說』德行篇37。

（一）○鈎沈語林90「撫軍」下據書鈔二三三、御覽七〇六、又九一一補「時」字。○鈎沈語林「爲佳」上有「視以」二字。

25 晉孝武帝即位、時年十三、四、冬天晝日不著複衣、但著單絹裙衫五六重、夜則累茵褥。謝公云、『體宜令有常、陛下晝過冷、夜過熱、非攝養之術。』帝曰、『夜靜故也。』謝公歎曰、『上理不減先帝。』

校記 出世說。續談助四（7）。御覽二十七。○今本世說夙惠篇6。事類賦五。余氏29。唐氏25。周氏30。

（一）續談助引作「晉孝武年十三四時」。○唐寫本世說作「晉孝武年十三四、時」、今本「十三四」作「十二」。（二）○世說「絹」作「練」、脫「裙」字。（三）○事類賦注「褥」上有「重」字。（四）○「謝公」下世說有「諫」字。

（五）○「令」字今據事類賦注、四部叢刊本御覽及世說補。（六）○世說「非」上有「恐」字。（七）二字御覽引有。

○事類賦注亦引有。世說唐寫本作「夜靜」二字。今本作「晝動夜靜」。（八）○世說「謝公」下有「出」字。（九）

○事類賦注「理」上有「明」字。

26 孝武未嘗見驢、謝太傳問曰、『陛下想其形、當何所似。』孝武掩口笑云、『正當似猪』。

校記 出世說。續談助四（8）。○今本世說無此條、御覽九〇一、淵鑑四三五驢皆引作世說。余氏30。唐氏26。周氏31。

（一）○御覽「孝武」下有「帝」字。（二）○御覽無「曰」字。（三）○御覽「想」上有「遙」字。（四）○御覽「笑」云作「而笑答曰」。（五）○御覽「正」作「頭」。

27 武帝嘗於殿北窗下清暑、忽見一人、著白□黃練單衣、舉身沾濕、自稱是華林園中池水神、名『淋涪君』、語帝、『若能見待、必當相祐。』帝時飲已醉、便取常佩刀擲之、刃空過無礙。神忿曰、『已不能佳士見接、乃至於此、當知之。』居少時而帝暴崩。

校記 出幽明錄。續談助四（9）。○鈎沈『幽明錄』135。見開元占經一一三、御覽八八二、廣記二九四。述古堂舊鈔本『幽明錄』（琳琅秘室叢書）53。余氏31。唐氏27。周氏32。

（一）○粵雅堂本續談助「嘗」字作「常」。（二）○闕字御覽作「夾」、占經作「幃」、廣記作「恰」。續談助各本闕字下更有一「黃」字。

28 宋國初建、參軍高纂啓云、『欲量作東西堂牀六尺五寸、並用銀度釘、未敢專輒。』宋武手答云、『牀不須局腳、直腳自足、釘不煩銀渡、鐵釘而已。』

校記 出宋武手敕。續談助四（10）。○余氏32。唐氏28。周氏33。同話は『宋書』武帝紀。

（一）○十萬樓卷本「專輒」顛倒作「輒專」。

29 鄭鮮之王智傳亮啓宋武云、『伏承明旦見南蠻、明是四廢日。來月朔好、不審可從羣情遷來月不。』宋武手答云、『勞足下勤至、吾初不擇日。』帝親爲答、尙在其家。

校記 出宋武手敕。續談助四（11）。紺珠集二（7）。○類說四九7。事文類聚前集一二。稗史彙編五略引。余氏33、注云、說郭本坦齋通篇節引。唐氏29。周氏34。類同之事又見『宋書』武帝紀。

（一）○類說・紺珠・事文類聚皆無王・傳二人、而又「宋武」下有「帝」字。（二）○粵雅堂本續談助無「旦」字。（三）○類說・紺珠・事文類聚皆無「明」字。（四）○粵雅堂本續談助「朔」作「朝」。（五）○類說・紺珠・事文類聚引皆無「群情遷來月」五字、而「不」作「否」。（六）○紺珠集引僅作「答云」。○類說・紺珠・事文類聚俱作「答曰」二字。（七）○粵雅堂本續談助「勞」下有「第」字。（八）○紺珠集二引有「帝親爲答、尙在其家」二句。○今以補本文。

以上秦漢魏晉宋諸帝。

30 介子推不出、晉文公焚林求之、終抱木而死。公撫木哀嗟、伐樹製屐。每懷割股之恩、輒潸然流涕、視屐曰、『悲乎足下。』足下之言將起於此。

校記 出異苑。續談助四（12）注云、此卷並周六國前漢人。紺珠集二（8）。說郭二十五（9）。○北戶錄三注。御覽六九八。類說四九8。歲時廣記一五。余氏35。唐氏30。周氏36。見今本異苑一〇。同話は『南方草木狀』引東方朔

『瑣語』。又『淵鑑』三七五履引東方朔『瑣語』(周氏校語)。

北戶錄(十萬卷樓叢書本)三注云、梁武小說、介子推逃祿隱跡、抱樹燒死、文公拊木哀嗟、裁而製屐。每懷割股之功、輒俯視其屐曰、悲乎足下。足下之稱、將此起乎。

(一)○御覽六九八・今本異苑「不出」作「逃祿隱跡」。(二)○御覽・今本異苑無此句。類說「求」作「逼」。(三)○御覽・今本異苑此句作「抱樹燒死」。類說・歲時廣記俱無「終」、紺珠集作「推」。(四)○御覽・今本異苑「公」作「文公」。「撫木哀嗟」類說・紺珠・歲時廣記俱作「撫之盡哀」。(五)○北戶錄注「伐樹」作「裁而」、御覽・今本異苑「伐而」。此句類說・歲時廣記皆作「乃伐木製履」、紺珠集「乃」誤作「汚」、餘同。(六)○御覽・今本異苑「思」作「功」。(七)○「潛」字鈎沈本闕、今據涵芬樓本說郭補。續談助無以上二句。類說・紺珠・歲時廣記此二句作「每俯視、則流涕曰」七字。(八)○歲時廣記引至此爲止。(九)○御覽・今本異苑「言」作「稱」。類說作「呼」。紺珠集脫「言」字。類說無「將」字。「將起於此」紺珠集作「蓋自此起焉」。

31 王子喬墓在京茂陵、國亂時、有人盜發之、都無所見、唯有一劍、縣在空中。欲取之、劍便作龍鳴虎吼、遂不敢近。俄而飛上天。神仙經云、『真人去世、而多以劍代其形、五百年後、劍亦能靈化。』此其驗也。

校記 出世說。續談助四(13)。○今本世說無此條。余氏36、注云、今世說無此事、恐是幽明錄之誤。然御覽三百四十三廣記二百二十九亦均引作世說、則其誤久矣。長文案九家集注杜詩二〇蕃劍詩・錢注杜詩一〇亦引作世說。唐氏31。周氏37。

(一)○御覽・廣記俱無「茂」字。(二)○御覽・廣記均作「戰國時」。(三)○御覽此句作「人有盜發之者」。(四)

○御覽「都」作「覩」。廣記無「所」。(五)○御覽此句作「停在室中」。廣記「空」作「壙」。(六)○御覽「取」上有「進」字。廣記「之」作「而」。(七)○御覽・廣記皆無「便」字。廣記「龍鳴虎吼」作「龍虎之聲」。(八)○御覽・廣記皆「飛」上有「徑」字。御覽引至此爲止。(九)○廣記此句作「多以劍代」。

32 老子始下生、乘白鹿入母胎中。^(一)老子爲人、黃色美髮、^(二)長耳廣額、大目疏齒、方口厚脣、^(三)耳有三門、鼻有雙柱、足蹈五字、^(四)手把十文。

校記 出顧玄□瀨鄉記。^(一)續談助四(14)。說郭二十五(10)。○*藝文類聚九五、*初學記二九、*御覽三六六、三六七、三六八、三七二、三八八引作瀨鄉記。類說四九18。錦繡萬花谷前集一八。天中記三九。淵鑑二四四生子。余氏37。唐氏32。周氏38。

(一)○續談助「乘」上有「來」字。藝文類聚九五、初學記二九均止引作「老子乘白鹿、下託於李母也」。御覽九○六亦同、但無「也」字。(二)○「美髮」續談助、御覽三八八、涵芬樓本說郭均作「美眉」。類說・萬花谷以上二句止作「既生」。(三)○類說・萬花谷無「長耳」二字。萬花谷「額」作「頰」。(四)○御覽三六八作「老君厚脣」。類說・萬花谷無「方口」二字。(五)○御覽三六六引作「老子耳有三門」。(六)○御覽三六七引作「老子鼻雙柱」。(七)○御覽三七二引作「老子足蹈二五」。(八)說郭引作「千」。○涵芬樓本亦同。(九)○余氏注云、原注、出崔玄山瀨鄉記。案此書撰人續談助作顧玄仙、說郭作崔玄千、茲從文選五十六新刻漏銘注改。長文案初學記二九亦作崔玄山瀨鄉記。

33 襄邑縣八十里曰瀨鄉、有老子廟、廟中九井。或云每汲一井、而八井水俱動。有能潔齋入祠者、須水溫、卽隨而溫。

校記 出郭子。說郭二十五(11)。○*御覽一八九引作瀨鄉記。余氏失收。唐氏33。周氏39。同話は鈎沈『幽明錄』

8、『初學記』七、御覽一八九に見える。類話は『路史』後紀三注に引く『荆記』に見える。

(一)○涵芬樓本說郭「縣」下有「南」字、而且「八十」作「十八」。(二)○涵芬樓本無「老子」二字。(三)○

涵芬樓本無「廟」字。(四)○御覽一八九引、以上五句作「老子廟中有九井、汲一餘井水並動」十四字。(五)○闕字、涵芬樓本作「事」。此句初學記所引幽明錄作「水溫清隨人意念」。(六)○此不是郭子之文、而是瀨鄉記之文也。

因爲此文之前半系御覽一八九所引瀨鄉記。疑說郭之筆誤也。參看校本鈎沈『郭子』86。

34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、有鬼魅求見孔子、其目若日、其形甚偉。子路失魄口噤、顏淵乃納履拔劍而前、捲握其腰、於是化爲蛇、遂斬之。孔子出觀、歎曰、『勇者不懼、知者不惑、仁者有勇、勇者不必有仁。』

校記 說郭二十五(12)。續談助四(15)。廣記四百五十六。○天中記五六。釋史九五。余氏38、注云、案此條不注書名、以下條及子路取水條推之、必衝波傳也。蓋此四條皆引衝波傳、而總注於末條之下耳。唐氏34。周氏40。

(一)○續談助作「顏泉」、而注云「唐神堯諱淵」。廣記「淵」作「回」、又「門」上有「夫子之」三字。(二)○廣

記「日」上有「合」字。(三)○「形」廣記原作「時」、而注校語云、據明鈔本改「爲「狀」」。(四)○續談助「失魄口噤」作「甚懼」。廣記下有「不得言」三字。(五)○續談助無「乃」字。「履」鈎沈本作「屐」、今依改。「拔」廣

記作「杖」、而無「而」字。(六)○「握」鈎沈本作「扯」、今據廣記改、說郭作「挫」。續談助無此句四字。(七)

廣記引作「於是形化成虹」。○「虹」系鈎沈筆誤、廣記作「蛇」。(八)○「遂」廣記作「卽」。(九)○續談助無

「出觀」二字。(一〇)〇續談助無此二句八字。(一一)廣記引作「智者不勇」。〇續談助「有」上有「必」字。(一二)廣記引作「有智」。〇續談助無此句六字。

35 孔子嘗使子貢出、久而不返、占之遇鼎、弟子皆言無足不來。顏回掩口而笑。孔子曰、「回笑、是謂賜必來也。」因問回、「何以知賜來。」對曰、「無足者、蓋乘舟而來、賜且至矣。」明日、子貢乘潮至。

校記 說郭二十五(13)。*紺珠集二(鈎沈本誤作四、七三年版全集已正)。*海錄碎事十四節引。〇*類說四九14。余氏39、注云、案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衝波傳、文與此同而稍略、其事又見北堂書鈔三十七引韓詩外傳。長文案、繹史九五亦引衝波傳。唐氏35。周氏41。

(一)〇涵芬樓本說郭無「出」字。(二)〇類說無「而」、紺珠·海錄均「而」作「之」。紺珠又「返」作「反」。(三)〇以上二句、類說作「占得鼎卦、而無足。衆弟子以謂不來矣」。海錄作「占得鼎卦、無足、弟子輩皆以爲不來矣」、紺珠與海錄同、但脫「爲」字耳。(四)海錄碎事節引、末作「鼎無足、其乘舟來耶。果然」。〇「顏回掩口而笑」以下類說略引止作「顏淵曰、鼎無足、其乘舟來耶。果然」、海錄略同、「淵」作「回」、紺珠集亦略同、但「其」作「則」耳。

36 子路顏回浴於泗水、見五色鳥。顏回問子路曰、「由識此鳥否。」子路曰、「識。」回曰、「何鳥。」子路曰、「榮之鳥。」後日、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、更見前鳥、復問由、「識此鳥否。」子路曰、「識。」回曰、「何鳥。」子路曰、「同之鳥。」顏回曰、「何一鳥而二名。」子路曰、「譬如絲絹、煮之則爲帛、染之則爲皂、一鳥而二名、不亦宜乎。」

字。釋史亦同。(二)○「泗」涵芬樓本說郭作「洙」。釋史亦同。(三)○「酒」涵芬樓本無「子路曰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」十六字。釋史亦同。(四)○「酒」涵芬樓本作「同同之鳥」。(五)○「酒」涵芬樓本引無

37 孔子嘗游於山、使子路取水、逢虎於水所、與其戰、攬尾得之、內懷中。取水還、問孔子曰、『上士殺虎如之何。』子曰、『上士殺虎持虎頭。』又問曰、『中士殺虎如之何。』子曰、『中士殺虎持虎耳。』又問、『下士殺虎捉虎尾。』子路出尾棄之。因恚孔子曰、『夫子知水所有虎、使我取水、是欲死我。』乃懷石盤、欲中孔子。又問、『上士殺人如之何。』子曰、『上士殺人使筆端。』又問曰、『中士殺人如之何。』子曰、『中士殺用人用舌端。』又問、『下士殺人如之何。』子曰、『下士殺人懷石盤。』子路出而棄之、於是心服。

(一) ○「嘗游」金樓子(子書百家本)作「游舍」。(二) ○金樓子無「所」。(三) ○金樓子「共」作「同」。(四) ○涵芬樓本說郛「納」作「內」。金樓子亦同。(五) ○從「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」至此三十七字。涵芬樓本脫之。金樓子·天中記·稗史彙編·繹史均引有。(六) ○「因恚孔子」以下至此二十八字、金樓子作「復懷石盤曰、夫子知虎在水、而使我取水、是欲殺我也。乃欲殺夫子」。(七) ○金樓子無「又」。(八) ○金樓子此二句作「日用筆端」。(九) ○金樓子無此句。(一〇) ○金樓子此二句作「日用語言」。(一一) ○金樓子無此二字。(一二) ○金樓子此二

句作「日用石盤」。(二三)○金樓子此二句作「子路乃棄盤而去」。

38 秦世有謠云、『秦始皇、何強梁。開吾戶、據吾床。飲吾漿、唾吾裳。飡吾飯、以爲糧。張吾弓、射東牆。前至沙丘當滅亡。』始皇既焚書坑儒、乃發孔子墓、欲取經傳。墓既啓、遂見此謠文刊在冢壁、始皇甚惡之。及東游、乃遠沙丘而循別路、忽見羣小兒攢沙爲阜、問之、『何爲。』答云、『此爲沙丘也。』從此得病而亡。或云、『孔子將死、遺書曰、「不知何男子、自謂秦始皇。上我之堂、據我之床、顛倒我衣裳、至沙丘而亡。」』

校記 說郭二十五(16)。○余氏42、注云、此條失注所出書名、今案其文見劉敬叔異苑四、文句小異、僅至從此得病止、無而亡以下三十九字。考論衡實知篇云、「孔子將死、遺讖書曰：不知何一男子、自謂秦始皇、上我之堂、踞我之牀、顛倒我衣裳、至沙丘而亡」、與此條或說全合、蓋卽一事、傳聞異辭、故敬叔於篇末引之以存疑、而今本異苑脫去也。但論衡第云其後秦王兼吞天下、號始皇、巡狩至魯、觀孔子宅、乃至沙丘、道病而崩、無發孔子墓取經傳事、異苑之言尤不可信。」唐氏38。周氏48。

39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、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後居井側、先云、『仲尼聘楚、爲令尹子西所譖。欲如吳未定、逍遙此境、復居井側、因以名焉。』

校記 出山謙之吳興記。續談助四(16)。說郭二十五(17)。○余氏43。唐氏39。周氏49。

(一)○涵芬樓本說郭「吳」誤作「吾」。續談助各本皆「後」作「復」。

(待續)